

买到就是赚到

艺术节优惠票今开票销售



昨晚第一位排队的市民王福庆买到了心仪的票

10:30 上午首发

今天上午9点整,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优惠票通道正式开启,作为市区首轮售票的总启动点,艺海剧院门口在7点过后就蜿蜒地排起了长龙,前来购票的观众拿着优惠票单边等候边“切磋”,选择着心仪又具性价比的剧目。

质朴的浅蓝色衬衫,一个简易红色拉杆袋中装着排队用的折叠灯、外套、毛巾等物,自昨晚9:30就“蹲守”艺海剧院门口的王福庆,如愿以偿地排在了艺术节优惠票购买队伍的第一位。他告诉记者,自艺术节推出优惠票以来,他几乎从未错过,整整17年,他可谓是优惠票的“常客”,但这一次,“我这次来不仅为了自己,也是带着许多人的嘱托和期盼”。原来从世博会起就担任志愿者的王福庆,在当年工作中结识了一批热爱艺术却身有残疾或是年岁较高的好友,之后他时常帮着“同好”们一起购票。

同样排在前列的小姜,也如愿买到了心中排名前三的剧目,最让他欣慰的是,他购得了票数极为有限的“隐藏菜单”中的柏林爱乐的演出。

家住奉贤的徐先生连续7年光顾艺术节优惠票,他告诉记者,往年都是特地向单位请假来排队,想着今年退休了本来可以早点来,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老伴前两天动个小手术,现在还在医院里,就没能排在队伍前面。但豁达的徐先生也表示:“虽然买不到最紧俏演出,但好像瑞士贝嘉芭蕾舞团的《魔笛》、荷兰舞蹈剧场1团的《狩猎我心》,也都是大热门。优惠票对我们这种爱看演出的工薪阶层而言,本来就是个‘捡漏’的好机会。买到就是赚到!”

据悉,优惠票今年依然延续了销售点覆盖全市、演出项目全覆盖及销售时间全程覆盖的传统,涵盖了本届艺术节所有参演剧目,以及艺术天空和青年艺术创想周的部分剧场演出项目,同时在票价设置方面也充分向老年观众、在校学生及低收入群体倾斜,希望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剧院。

本报记者 朱渊



艺术节《市民观演指南》工作人员在南京西路地铁站派发

上海国际艺术节特设学生观剧团 邀你看演出 教你看“门道”

本报讯(见习记者 赵明)每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教育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的艺术教育板块特别设置了学生观剧团,来自全市的260名大、中学生日前参加了启动仪式和观剧培训。观剧团不仅可免费观看高水平、国际化的艺术节演出,还能在团队中与其他成员、导师共同探讨艺术话题,使艺术节成为一个青年艺术爱好者的开放交流平台。

学生观剧团的活动主要由观摩剧目、互动交流和评分评论等环节构成。成员将观摩本届艺术节三大类共24台剧目,并对各剧目的视觉设计、听觉享受、情感触动、思想内涵等进行评分和评论。

学生观剧团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艺术评鉴能力,有意把学生培养为文艺评论的积极参与者,因此,观剧团邀请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文艺评论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导师,为学生们授课、指导。

诗歌就是语言 散发出的芳香

上海 诗歌论坛 昨举行



我在现场

“每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所使用的词语必定不是字典上所给出的词语,而是创造了词语和事物之间新的联系。所以,每一首伟大的诗歌,都是在语言中诞生的新的语言。”“如果说一般的语言是花,它有它的花瓣、叶子、花枝、根茎,那么诗歌就是这朵花所散发出来的芳香,你要了解诗歌,就不能够只看花叶、花枝或花的根茎,应该去体会花散发出来的芬芳。”昨天下午,你为什么写诗?——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诗歌论坛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见上图 杜湘涛摄),本届国际诗歌节“金玉兰”诗歌奖获得者、87岁的阿多尼斯在接受采访时用诗一样优美的语言来回答记者的提问。阿多尼

斯迄今共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屡获各种国际文学大奖,当有读者提问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何方时,阿多尼斯幽默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我的灵感来自哪里,也许等我知道了,可能就写不了诗了。”

诗人为什么写诗?问题虽然简单,但回答却很复杂,昨天参加论坛的诗人们给出的答案各异,有的认真严肃,有的却天马行空。中国女诗人舒婷的回答最干脆利落:“因为除了写诗,我什么也干不了。”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主席巴斯先生在发言时幽默地“肯定”了舒婷之前的说法:“作为诗人,其实是最不能赚钱的,而且跟诗有关的都是不能赚钱的。所以我知道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心的,他们写诗,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会写诗。”如果说阿多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回答充满诗

意,那么在回答“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时则充满了哲理:“我写诗是想了解自己,是想了解我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爱……”现任荣汉普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的诗人大卫·哈森给大家讲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当故事戛然而止,现场读者一脸困惑时,担任主持人的上海诗人赵丽宏替大卫·哈森做了总结:“一个11岁的调皮的男孩在教室里的楼梯上摔了一跤,然后上帝就把他领到诗歌的大门前。”

昨天下午亮相论坛的还有数码文学和电脑诗歌的开创性作家和理论家凯凯安、获得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和法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的法语华裔女诗人张如凌、曾获济慈—雪莱诗歌奖的帕特里克·考特以及诗歌评论家吴思敬等。

本报记者 王剑虹

诗让人发现生活“非同一般”

马上评

唯美的自省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所谓“艺术”与“最高”,不仅指的是诗歌在语言文字的安排上最为精妙,还包括精妙语言背后隐含的人生哲理——莎士比亚戏剧其实是十四行诗。诗歌,形式是唯美的,内容是自省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部分作家都写诗,包括歌词创作人鲍勃·迪伦。

7日起在余德耀美术馆揭幕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今晚将在黄浦江“翡翠公主号”游船上举办诗歌大赛颁奖仪式暨诗歌晚会,前几日还进入文学馆、图书馆——因为诗歌节,诗歌重回公共文化空间,诗意飘荡在浦江之上。

诗歌论坛上提出的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深邃,基本都属于哲学命题——诗歌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诗?诗人的答案,让众人自省——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手头这份工作?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诗歌是花朵散发出来的芳香”,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说。我们大部分人在城市里行走时,都未必有时间停留下来欣赏一朵花,只会从课本上了解花儿分为花叶、花枝、根茎……甚或考完试就忘了植物课。

诗歌,就是唯美的自省,让我们在芬芳中想起自己到底是谁。

朱光

国庆长假期间,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举办诗歌论坛,9位中外知名诗人汇集于徐汇区图书馆,与读者面对面地分享“诗歌与人生”的那些事。

不止是诗更是生活

来自中国台湾的颜艾琳是一位热爱摇滚的诗人,她爱诗,是因为诗歌能帮她发现熟识生活中的“非同一般”。“我出生于台南乡间,3岁时有一天我站在田埂上,看着青蛙、麻雀,突然问自己‘为什么我是人’。”于是,她的诗作《光阴之驹》《黑暗温泉》成为了一个个问号的回答,继而引出无限的追问。

杨炼则用诗来“寻找”去世42年的母亲。62岁的他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常年旅居海外。“我的妈妈是上海人,而我是半个上海人。”前一阵子,杨炼无意中打听到母亲曾住在高福里。9月5日那天,他突然想去找找那栋长乐路294弄里的房子。“我凌晨沿着淮海中路一路走过去,马路空空荡荡,遗憾的是最终还是错过了。但是当时我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我好像离她很近。这条马路似乎带着我穿越了时空。”他说,“这天的情景一直盘绕在我的脑

中,我最近便在酝酿一首诗。”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艺术总监巴斯·夸克曼用诗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而诗歌也反作用于他的生命轨迹。他曾想成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偶然被一首小诗深深地打动,“貌似不起眼的诗歌展现的是广阔无垠的天地”。诗歌让他与世界结下了奇缘。

新诗的未来在哪里

中国新诗的走向在论坛上备受关注。今年正逢新诗百年。已有百年历史,为何还叫新诗?青年诗人、北大教师姜涛指出,这是因为新诗的发展“仍未成熟”。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不在于白话与非白话,也不是时间远近的概念,而是价值与活性的概念。新诗的概念是对于诗而言,必须有不断的创造。他尤其同意文学家废名的观点:“中国的新诗,即是说用散文的文字写诗;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用现代汉语写新诗的形式或能对精神层面的呈现发生很大的变化,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这些精神语言再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本报记者 肖茜颖